

# 臆想症



甄景贤 著

*Love is an act of endless forgiveness,  
a tender look which becomes a habit*

— Peter Ustinov

## 臆想症

YKY (甄景贤)

July 9, 2015

这篇文章的起源是回答《知乎 [www.zhihu.com](http://www.zhihu.com)》网站的问题『精神分裂症患者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?』

很多地方写得不好，但我想尽快发表这个草稿，以后还会修改和添补。

欢迎你们提问或提供意见。

封面插图：Nami-Tsuki, “Paranoia or something”, DeviantArt.com

# Contents

<b>1</b>	<b>臆想症</b>	<b>4</b>
<b>2</b>	<b>殖民主义</b>	<b>7</b>
<b>3</b>	<b>世界 A 和世界 B</b>	<b>9</b>
<b>4</b>	<b>American cousin</b>	<b>12</b>
<b>5</b>	<b>监视下的日常生活</b>	<b>22</b>
<b>6</b>	<b>妈妈</b>	<b>27</b>

7 打阿妈事件	29
8 精神病院	35
9 发病的原因	38
10 和堂妹相似的人	42
11 爸爸	47
12 人工智能	48
13 种族主义	53
14 结论：历史发展的规律	55

# 1

## 臆想症

我有 paranoia (逼害臆想)，特别地叫 Truman Show syndrome。在《Truman Show》这部 1998 年的电影里，主角活在一齣真人表演里，他身边的人都是演员，但从小欺骗着他，最后他走出了这个骗局。在外国有很多人有这种臆想，多到形成了症候群的名字。

我 25 岁时 (1996 年) 初到美国，那时迷恋我的美国堂妹但遭拒绝。再加上在外国生活和很少朋友，而且我从小便对白人的种族歧视很有反感，所以觉得自己活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。这些因素，令我到了美国不够一年便产生了 Truman Show 臆想。(起初是怀疑有人偷看我的电邮开始....)

24 年后的今天，我其实仍然未「康复」。我现在打这篇文章，我的脑子一半觉得自己独自在房间里打字，一半觉得是在全世界 Truman Show 的众目睽睽下打字。

你可能觉得我疯了，为什么像 Truman Show 那样荒谬的情节，都会觉得是真的？

我正在研究人工智能，这个技术在不久将来可能会颠覆世界秩序。例如，白人和有色人种的主要分别，可能只是外貌上的不同，但这外貌是由基因遗传的，我们中国人不能拥有那些基因，除非强抢他们的女人来交配。有人工智能后，技术的发展可使人长生不老，那时候人类会脱离基因的约束，我们想变什么模样都可以。而白种优势 (white supremacy) 也将会随之消失。

所以，西方人可能不想让中国人掌握这技术。而我确实遇到了来自美国的人工智能研究者的排斥：他们叫 OpenCog，创始人是 Ben Goertzel，他现在颇有点名气，你可以上网查查。我试过很多次想加入他们，但他们态度很不友善、诸多阻挠。

所以，如果我觉得美国或西方有人想害我，其机率实在未必是零。你不见有很多反美的政治人物都被害死了？而我的立场是坚决反对种族歧视，在逻辑上必然导致要反美。

故事太长了，想找个代笔的人，写本书在什么地方发表。有兴趣可联络。

住过精神病院 3 星期，在那里见过一些人和事，很同情他们。我被吓得半死，装着正常求他们放我，终于在圣诞节那天他们放了我出来，使我想起《One Flew Over the Cuckoo's Nest》<sup>1</sup>这齣戏 (戏中的正常人被电击至白痴，而那以为自己是耶稣的人却成功逃离)。戏中还教人把药藏在腩底下，想不到这点小知识后来对我很有用。

---

<sup>1</sup> 《飞越疯人院》(1974)

关于那些精神科药物，它们是没有帮助的，只是把神经传播的信号分子阻碍 (blocking)，会导致人嗜睡、没精神、失去动机 (motivation)、性欲等。男孩子还会变女性化。说得简单点就是用药物把脑部部份切除 (虽不是永久性的)。我因为先前研究过如何将人脑的「意识」上载到电脑上 (mind uploading)，所以对神经科学很熟悉。信我吧！

甄景贤是真名——为什么用真名？因为我有一半认为，你们已经知道这一切了 😊

## 2

### 殖民主义

我爸以前在香港当皇家警察的，后来香港回归后他继续做了几年才退休。我年轻时从没有因为父亲的职位觉得不妥，但到了美国后就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了。毕竟，为殖民主义服务，是卖国的一种形式。奇怪的是，在香港，大部分人压根儿不会想到殖民主义有何不妥。有人甚至认英国政府是「契妈」、比生母还要亲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殖民时期的香港虽说是个「华洋杂处」的地方，但其实西人对华人来说，仍然是「高不可攀」的（这情况或许正在改变），有很多香港人提到要讲英语便会脚软。在这种恐惧之下，他们不能正确地认清殖民主义的真面目。

我接触美国后，有好几年都完全被他们的进步文明慑服了，就像小布殊说的“shock and awe”那样。有时期连中式食物都不敢吃，要吃全西餐。但后来回到香港，在报纸上看到「西方伪善<sup>1</sup>」这个术语，从此对国际间发生的事，真是豁然明白了很多。

---

<sup>1</sup>western hypocrisy



小时，我有个阿姨，去了英国念文学。我见她不多，印象中就只有一次她对我们忆述在英国念书的情景，说有一次集体用餐时，她伸手拿面包，有英国男生对她说“don't touch that bread!”那样的话。(确切的那句话不记得了，总之是叫她不要碰那面包，应该不是叫她吃高纤面包吧?)后来她在香港的一间 Islam 中学教书，得了白血病死了。在我想像中，觉得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(在外婆的女儿中，她大概是最漂亮的，学历也最高)，因被人歧视而在郁结中死去。

### 3

## 世界 A 和世界 B

自从思觉失调之后，我无法分辨这个世界究竟是世界 A (现实) 还是世界 B (真人秀)。在地铁看见别人窃窃私语时，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在谈论我。总觉得香港和美国的电视节目在含沙射影地嘲讽我，有时又用肥皂剧的角色映射我、咀咒我死掉；这些都令我讨厌之极。但我又无法分辨世界 A 和世界 B。换言之，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盲人，就像《圣经》里 Samson 和 Delilah 的故事：Samson 被她出卖之后，被人剪去头发和弄盲了，从此他的努力工作都是徒劳无功的，变成了他的敌人的笑柄。(我是无神论者，但圣经里的故事有时是很有意思的。) 我常常觉得，我当初和堂妹的纠缠，就是解开这一切问题的关键，所以不停地分析那段日子。那时候思想和感情都很混乱，是走上疯狂之路的开端。

首先要釐清的是，我虽然很迷恋她，但其实也看不起她、也有想要别的女孩，而我那时只不过是在海难中掉进了太平洋，像抓着救生圈那样缠着她

不放。因为她是 ABC<sup>1</sup>，她就像是一张打入白人社会的入场券，能娶到她该多好啊。否则我就像漂浮在大海，徬徨着不能「上岸」。

终於在纽约见到她，她已经明显不喜欢我。那时我带来了一本书，是一个加拿大华裔女孩写的，讲她离家出走后卖淫的自传式小说，我知道女孩子没有不喜欢那种书的，果然我把书遗在伯娘家，然后她两姊妹都看了。书还回来后，竟然有堂妹的笔迹写的小纸条，就只一句“no escape except through death”<sup>2</sup>。那时我觉得她是在耸恿我去把我的某个中学朋友杀掉。（因为堂妹最初跟伯娘到香港旅行，那是我最初喜欢她的时候，我把那中学朋友介绍给她，原以为大家可以一起开心玩，想不到他俩眉来眼去，把我变成傻子一样。）我越来越觉得那是奇耻大辱，非要杀他报仇不可（就像一把插在我 and 堂妹之间的剑，一定要拔掉），但自己又身陷真人秀里，怎能杀人？而且，堂妹若真的爱我，怎会要我杀人为条件？当初不是他俩在调情才做成这耻辱吗？每想到这里就愤怒到浑身发抖。

十几年后，最近终於好像明白了她那句句子的意思。其实在美国文化里，最高级的人是金发蓝眼的；如果红头发的话，是不祥的；如果黑头发，那么她们触摸的一切都会变成悲剧。至於犹太人更不用说了，把卷曲的头发烫直再说吧。而黄种人比犹太人更低级。我妒忌我的美国堂妹比我「先上岸」，仿佛她先过我变成了白人，我妒忌到想把她杀了，而我以前从来未对人怀过那么深的怨恨。而其实，这个所谓「上岸」指的是什么？所有美国华侨，在美国只不过过着次等的、没有尊严、像影子一般的 existence。就

---

<sup>1</sup>American born Chinese

<sup>2</sup>『没有出路，除非通过死』

算 Whitney Houston<sup>3</sup> 都不过是个影子，奥巴马更干脆背叛了自己黑人的那一半，他还 cool 到露出微笑。注意：乔布斯<sup>4</sup>就是一个「认继父母不认亲父母」的人。在美国，有色人种越来越绝望，甚至当妓女贱卖，那些白人男孩都未必会掀一眼。谁都上不了岸，我们在海难中互相拉扯，丑态百出。『除死以外没有出路』可能就是这个意思。

---

<sup>3</sup>(1963-2012) 美国黑人女歌手，她的歌词里叫人要懂得自爱，不要活在别人的影子下，我中学时老师播给我们听。

<sup>4</sup>(1955-2011) 苹果电脑的创始人

## 4

### American cousin

1991 年（24 年前），来自美国的伯娘和两个堂妹来香港旅游。我 20 岁，刚进大学二年，堂妹 14 岁。

那时候家里很热闹，来自英国的表弟也和一个白人朋友来香港旅游，所有人都住在我家。堂妹她们到达的那一晚，我刚从大学宿舍回来，她们已经进房睡了，妈在客厅中低声向我「汇报」描述这些新来的客人。她面带愁容地说：哎吔.... 那两个堂妹的打扮很「吓人」.... 那个大的痴肥，身体像座山那样；那个小的，年纪轻轻已经涂指甲、口红、香水，像个「老人精」。我听了之后心里已经很喜欢她；这些故事从来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
相识还不够一天，堂妹说：「堂兄妹也可以结婚，如果不生孩子的话。」我故意面色很凝重地点头。

5 年后，痴情的我到纽约找她，她说她已有男友，她要结婚生孩子，我们不可能。我和她纠缠，我说她不给我合理解释；她说我像个 psychopath（精神

病患者) 很可怖。而我当时的确开始了被人监视的臆想 (她不知道); 我很想和她谈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她帮我想清有没有被监视的问题——甚至她也可能是观众之一?

其实 1991 年那暑假, 初相识的几天之后, 她已经换了态度, 说:「我只想耍个阿哥, 把欺负我的人揍一顿。」我当时的反应是:「Huh? 揍谁?」

24 年来我不停思索为什么她嫌弃了我。

14 岁的她说:「(老) 布殊在伊拉克打仗, 他还一边打高尔夫球!」我说我们香港人不问政事, 不知什么叫打仗, 与及一些类似的蠢话。现在我明白到, 她说的很对, 她年纪小小已经很懂事。现在我知道正确的答案是:「我要把 Uncle Sam 打到跪低, 然后斩他的头下来!」



在纽约的大学宿舍, 正对着窗前是一颗大树, 春天时, 树上的一对鼬鼠 (? 其实我也不清楚它是什么动物) 天天在追逐, 大概是发情期吧, 那雄性的老是朝着雌性的尾部追去, 但又总是追到贴近尾部却又揽不住她, 看起来就像只是为了嗅那气味, 看得我直冒火。我只身来到纽约, 但堂妹不想见我, 我们当时的处境分明就像那两只在追和被追的鼬鼠, 我觉得那景象简直令人眼冤, 就像拉粪和放屁的生理现象那样讨厌。这令我想起一本小说的名字: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。想起电影中理想的情侣, 什么「青青珊瑚岛」、在花间嬉戏、女的含情脉脉地看着男的, 那景象和我的现实截然不

同。我是在追者，她是在逃者，但青青珊瑚岛的他俩是两情相悦的。一定有什么出错了，但又想不出是什么原因，感觉一切都和我作对，everything is against me。莎士比亚说：世界是舞台，我们是演员，而我发觉我这「在追者」的角色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演得好的角色。我一步也不可以追，一追就错了，但我已经在追了。

我又想起一齣电影，年青人的漂亮妻子被敌人胖子看上了，他们互相比拼赌术，年青人把身家输光了，把妻子也拿来赌。当然最后还是年青人赢了，在那结尾的一幕，他把妻子赢回，而胖子啣哭起来，那女的用手揉他的背安慰他。为什么这角色降临到我身上？

我又想起有一次在地铁里，有个母亲当着其他乘客的面在规教小女孩，而那小女孩用手掩着耳朵不听，似乎很懊恼她母亲把她的糗事公诸於世。我觉得当时的我就是那小女孩，不想听到真相。

我心里产生一幅图像：我没有穿衣服，黄色皮肤的身体像只低等动物，我很拙劣而原始地，用手捏着泥巴，在筑一道小围墙，想把堂妹围进去，而那围墙矮矮的细小得可怜，只够围着我自己一人，里面的环境污糟邋遢，而我堂妹居高临下看着我，我还懵然不知。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围墙无法经营下去，真相像四面楚歌那样迫过来。终于，我发觉堂妹在看我，我恼羞成怒，想骂她：『妳明知不会喜欢我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』然后又想起：她岂不是一直反覆告诉我不喜欢我，而我却莫名其妙的听不进去？

我又想，所有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要经过失恋的痛苦，为什么我搞得特别糟糕？很多旧同学也大学毕业了、结了婚、生了孩子，没听过他们闹出什么

丑闻。为什么别人适应良好，难道是母亲以前教漏了什么？为什么教科书上没有？也有一个旧同学，他在大学宿舍爬墙偷看女朋友的房间，发现她和另一男孩偷情，还摔下去跌断了腿。他正是上面我提过的，和我堂妹眉来眼去那人。

有一晚在宿舍里，我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她，但又害怕，电话的听筒拿起了又放下，最后还是打了给她。她问我『你想说什么？』而我说：『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』那样重复地口吃着那「我」字，真的有一两分钟之久。因为我觉得心虚，我不是真的爱她，而是因为得不到她，所以想征服她。我觉得我对她的爱不是真的，我分明瞧不起她，但又很怕被她识破。我不会为她而死，甚至我能肯定地预测到，如果追到她以后，我也会喜欢别的女孩。那就像一场真心的比拼，而我心虚了，最后我说：『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很爱妳。』她好像觉得受了冒犯似的，挂断了电话。

我反覆思量，后来我在网上和一个美国女人谈起这件事，那女人态度有点傲慢，她说：“So she’s smart ..... Forget her and move on.”

我想起，其实她似乎也喜欢很多男孩。在她 14 岁那个夏天，我们不知怎地聊到性的话题。我理所当然地说：「我喜欢很多种类的女孩，但妳是女孩，妳当然只会和妳真正喜欢的男生才做爱。」可是她说：「不啊，我和谁都做。」我被她突如其来的反驳搞得很不知所措，而且很害怕她会喜欢上别人。当时我假设她说的这话不是真的，因为我不愿意相信。

等公车的时候不见公车，不等的时候却遇见很多。在纽约单恋堂妹的时候，特别多女孩勾引我。但我那时故意不睬别的女孩，以表示我对堂妹有多忠



心。其实那只是我一厢情愿地想找些理由逼她喜欢我。在大学上课时，有个女生在后面丢了笔到地上，而我居然全身绷紧了不去帮她拾，因为我怕是她勾引我。我甚至隐约听到那女生很惊奇地低声说“what?”然后她自己拾回那笔。



在纽约，她的（不是男友的）美国朋友 Ralph 对我动手动脚，警告我不要再骚扰堂妹。我没有还手，当时的我实在搞不清发生什么事。然后我跟伯娘投诉堂妹为什么不给我解释，打了伯娘一下。伯娘打电话招援，我被他们一众亲戚朋友打了一顿。我说 Ralph 先动手打我，但我不知他们接收到没有。

被打一顿之后，我跌坐在房子外的草地上，手臂在流血（但只是皮外伤）。伯娘指着痛骂：「你这算是读什么书？读屎片!？」过后又写了张支票给我，也许是作为「失恋补偿」？这次事件后我和她们很少见面了。

那天伯娘本来为了帮我搬家，特意从老远驾车到我住处，但我不感激她还觉得她们欠了我。我那时处于人生的最低点，真是 inconsolable.

伯娘以前已经和我解释过：『她若真的喜欢你的话，不会是这样』、『你若不服气，将来努力点，胜过她。』其实她的话很有道理，我听了之后真的很努力发奋。

24 年后的今天，我看见那些软弱无能的香港人，有无法抑制的想朝他们面上揍一拳的冲动。觉得不教训实在不成体统，但那岂不是等于打 24 年前的我自己？

我妒忌堂妹，因她父母先到美国移民，她们很早便认识到外国人的尔虞我诈和 aggressiveness (侵略性)，但外国也比我们进步很多，而我只是香港的驯良的乡下仔。我很愤怒，为什么是个小丫头教训我，但我想不出有什么可批评她（除了一些琐事）。

但其实她也有缺点，也是个普通人。14 岁的她也说过一些蠢话，蠢到笑死人。想不想听？例如她说：「我以前不信有鬼，但看了《Ghost》<sup>1</sup> 这齣电影后我真的信了。」那个主演的 Patrick Swayze 现在真的变了鬼。

她又好像好心地告诫我：「千万不要信人！」回想起来，她的一句话，和我被那中学朋友出卖等事，真的令我什么人都不信了。而彻底怀疑的结果就是我连所有人是不是在演戏都分不清，甚至包括她在内。

初相识的时候，我常为小事对她说「对不起」，但她说：「不要老是 say sorry，我最讨厌人说 sorry」，而我在她面前真的常常说错话或做错事。她走之后我发了神经，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对人道歉。在纽约的大学，有一次迟到，理应对教授说 “sorry I’m late”，但我却只说 “I’m late”。那教授很惊奇地说：「Mister Yan，你刚才对我说你迟到？」我点了点头。我其实很蠢，那大概是对堂妹的一种「无声的」投诉，『你看看我听你的话弄到什么地步？』但在「世界 A」的解释下，教授和同学都不会听得懂，他们大概在纳闷：这中国人为什么不说 sorry？然后必然想到帝国主义、种族歧视那些。

在纽约，她责备我为了见她而要我父母出钱供我到那里读大学，很「自私」。但后来我憎厌她之后我又想：「我来美国读书有何不妥，纽约难道是你的？」

---

<sup>1</sup>(1990)

纽约是谁的？

在宿舍的床上，我想着她，越想越觉得自己受骗了，但又说不出所以然。突然间胸口觉得很闷，我用手臂锤了胸部一下，像打鼓那样，然后才意识到自己做了这个动作。我立即心想：「妈的，怎么我这动作和猩猩一样？」这下羞死了，看真人秀的所有观众一定笑到流眼泪。



为了这件事，我父母飞来纽约调停，我们 3 人暂住在伯娘家的地库，堂妹她们就在楼上。有一次我和妈妈独自谈话，她说堂妹把我寄给她那封情信给我爸妈看，还投诉我怎样骚扰她。我对妈说：我只是想听听堂妹的解释，和她谈一下（因为我想知道有没有人在监视我，那时我觉得全世界只有堂妹能明白我，而我不想和妈妈提到我患了被监视的病，因为她就是我要揭发的人之一），为什么她连跟我讲清楚也不肯呢.... 但我妈说：『我也问过她，但她说她不想见你。』我说：『为什么她连和我谈一次也不肯呢....』这句话未说完，我的眼泪不能控制地滚下来，像个小孩子地淘哭起来。是我妈把我教成像大男人，她从小教我男孩子是不会哭的。

我哭了，实在想不到她怎会冷酷到这样....

我觉得被她出卖了.... 她不会联合我对抗美国.... 而是她联合美国对抗我....

人们会逐渐忘记伊拉克战争.... 我会搞不清究竟有没有人在偷看我.... 别人会当我是疯子....

....

过了很久，我才振作起来，叫自己不要相信那《圣经》Delilah 的故事，我不会被她出卖之后就完蛋了；一个女人坏掉就换另一个。但我真的至今也找不到一个好女孩。

弟弟也从英国飞来美国探我，还陪同他的日本同学。我还在骂堂妹「为什么不给我解释」，弟弟问我：『首先，你能不能接受她不喜欢你这件事？』我说：『我当然可以接受她不喜欢我，我只是想她给我一个解释。』弟弟说：『你这样做是“以己度人”，你觉得分手必须解释清楚，但有些人就觉得什么也不说最好，你不能勉强她用你的方法....』但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。弟弟说，这次美国旅行，也因为我的事而蒙上阴影，令他对纽约留下很不愉快的印象。

我最近又记起，我问妈妈：『为什么她一句话也不能谈，妳不觉得很离谱？』妈妈说：『有些女人就是这样的，她们喜欢将男人折磨和激怒，还这样引以为荣！』我想起这话，觉得岂有此理，怎会好端端一个女孩有这种想法？难道妳自己就是这种贱格女人？噢.... 原来妳真的就是这样。

— § — § — § —

我大伯早死，堂妹幼年丧父，她是那种没有管教的女孩，加上是美国人，常常笑我们老土，连我父母都怕了她的说话刻薄。而我被父母管得透不过气，那使我很倾慕她。

在香港，我帶她到一間叫 American Cafe 的地方飲咖啡，但她嫌那地方不是「正統」的美國餐館，令我覺得很丟臉。但其實，在香港吃麥當勞和吃一間非正統的美國餐廳，其可耻程度究竟有什麼分別？

《紅樓夢》<sup>2</sup>里賈寶玉說男人都是污穢之物，但女人的本质是清純的。但据说第 80 回后不是曹雪芹所作，那么賈寶玉被騙婚、林黛玉殉情等情節，可能不是作者原旨。而曹雪芹慣用的伎倆，不就是把讀者引入陷阱，然後再將之幻象破滅 (disillusion)？所以紅樓夢才叫「夢」，不是嗎？我自己寫作也喜欢這伎倆！但賈寶玉丟失了玉、和賈寶玉遇見甄寶玉等橋段，又像是神來之筆，後人續寫會不會有那么好的想像力？

但其實都不用太追究了，因為那只是小說，而我的目的不是寫小說，而是要進行客觀的分析和計算。所以我对所有人都批評，包括我自己。我們要靠自己思考去找答案而不是盡信書。据说 Fermat 也不知道 Fermat's Last Theorem 的證明，數學家一般認為他搞錯了，真正的證明是要用到 20 世紀的數學。

像村上春樹說，寫作的确是一種自我治療，因為不寫出來的話連自己都搞不清誰是誰非。我曾經惱怒到想杀掉堂妹，現在我只想分析清楚究竟是誰錯了。她绝对有自由拒絕我，也許是因為窘迫說不出口。畢竟我們的 DNA 有 12.5% 相同，大概她說不出口『哥哥，你又样衰又没本事，又老过我很多，所以我正式甩掉你』？現在我也常常不睬別的女人，例如那些不够漂亮、或不够聰明的。

---

<sup>2</sup>寫於 1760s

堂妹其实也不算很漂亮，其实我在美国时有一个意识就是：如果连她都追不到，那些金发碧眼的妞儿就更加追不到了。那使我惭愧，因为我只想像亨利 8 世那样娶 6 个老婆。现在我也变得很滥交。谁不会？所谓用情专一 (monogamy) 只不过是年轻男女为了抬高身价，把自己卖得贵一点，之后又哭着说「对不起，我控制不了。」

但我始终很惭愧我当时觉得她不够白人女孩漂亮，想起她「𦏧爆爆」(发怒时) 的脸。我现在觉得中国女人很美，可能那才真的是精神错乱了 😊

## 5

### 监视下的日常生活

或者描述一下长期活在真人秀里是一种怎样的感觉。

被堂妹和亲戚打了一顿之后，我肯定堂妹不喜欢我了，於是我名正言顺地可以开始追求新对象，我想到那些美国大学的女孩很漂亮性感，甚至唇角泛起了一丝微笑。原本就不是很瞧得起这个身材胖胖矮矮的穷家女，失去了她又怎知不是福气？这样想著，我走出大学宿舍到饭堂吃晚饭，在电梯内遇见两个金发的漂亮女生，她们在谈话。美国有些女孩谈话时语气很特别，就算她们在说些无聊琐事，也好像你们男生应份要对她们关注。其中一个女孩语气有点浮夸地说：“I think he’s such an *asshole*,” 似乎在谈论她们认识的一个男生。但我却似乎很明显地感觉到这话是冲著我来说的，因为我堂妹不是不喜欢我，她掴我是因为我的爱是假的，而我顺势放弃了她另结新欢了。我很卑鄙.... 是吗？

— § — § — § —

有次暑假从美国回来，探望嬷嬷，她喜欢在她家开著电视机。我听到电视剧里的一句对白。我自己从来不看电视，完全不知道是哪齣电视剧，也不知上下文，就只听到一个男的声音说：『唉，他们两个都这么卑劣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！』我立即觉得他们是在映射我和堂妹，心里很厌恶：「难道你们偷看我，就不卑劣？」然后又想：为什么觉得他们在说我呢？这岂不是「对号入座」？

这样的感觉几乎每天也有，只要听到或看到别人的閒言閒语或任何琐碎的事，都会联想到是在映射自己。

有时在家里自言自语，说了特别好笑的笑话，又会沾沾自喜，觉得全世界的女孩都听到了我聪明的笑话。

但当有些瘀事发生，则又会非常愤怒，因为我从来没有默许过这种监视，觉得全世界都在欺骗我，他们始终有一天要赔偿的。



有些事情很巧合，无法解释。刚从美国回来，那时我仍是特别喜欢白人女人，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欧洲贵族的公主，她接受访问，头上戴了头箍很清纯可爱。我想起来，实在很多年未见过女人戴头箍了，似乎这年代已经不流行。然后我又觉得自己能在真人秀里间接地「结识」这位欧洲贵族，在沾沾自喜。



那时家里有个印尼籍的傭人，她的样子也很漂亮，但可能是主仆的关系，我觉得她老是跟我作对，令我很烦厌。奇怪的是，我在网上看到那欧洲公主的第二天，那印傭女孩又「跟风」戴了头箍出现。我那时期正和她闹得很不愉快，看到她头上的头箍，顿时产生厌恶，因为那就像是对我说：『你不喜欢我吗？那我也要破坏你和欧洲公主的好事。』

回想起来，其实那印傭天天换发饰，另一天她又变成 dreadlocks，所以有一天戴了头箍也不足为怪啊。



最近有一次，认识了一个大陆的女朋友，我告诉她我接近中年以后比较少运动了，清洁家居就是我的运动。然后我们在家看电视，那天是愚人节，我们看到一种很奇怪的运动项目，叫「冰壶」，但看起来就像有个机械人吸尘器，另外两个人在旁边用地拖拼命地清洁冰面。我越想越怒，觉得那些电视制作人利用愚人节这机会来揶揄我把清洁家居当运动。女朋友听了后翻白眼说：『天啊... 那是“冰壶”啊...！我以前也未听过这种运动....』



— § — § — § —

或许因为性格内向，我常常在网上的聊天室认识女性，也有不少女孩「上钓」。有时我觉得，这些女孩独具慧眼，懂得欣赏我的见解，而且她们爱国。但如果这真人秀不存在，那些女孩根本不谈任何条件，就会在网上免费和你做爱，甚至我是个疯汉也没问题？我那么辛苦读书、做研究，有区别吗？！

有个香港的大学女生，在电话上谈了一会，便在当晚来我家过夜。她见到我后有些挑剔，似乎不满意我外表或年龄，我心里开始有些不快，又想起较早前在网上看到的 AV 片，觉得那 AV 女孩的表演是在挑釁我，因为她们都知道我是谁.... 越想越想.... 我和那女生躺在床上聊天，她问我我喜欢她吗？我就晦气地说「普通吧」。然后第二天早上她说她要走了，我没有挽留。

她走后，我发觉自己很喜欢她，哭得很悲恸，我搞不清为什么她要走，也搞不清是不是因为这臆想病令我说了不该说的话。几天后我到她读的大学

图书馆还书，看见路上的女生有她的影子，路上行人的眼睛红了好像想哭，好像举世都为我而哭了。

我发觉我在网上做爱时，是用没有被监视的那边脑子，而如果一面想著被人监视的话，根本无法做爱。

据说有些野生动物，牠们只会在野外交配，被人类困住之后就不会交配，所以只有例如牛、马、狗等种类能被人类驯养。

但可惜我有时会用另一边脑袋和女孩说话，可能把她们吓跑了....

而且我也察觉到，自己的脸两边越来越不对称，一只眼比较大，眼眉较高，看上去很开心和善良，另一只眼较小，眼眉较低，看上去很凶，像杀人犯。



## 6

### 妈妈

未能去纽约找堂妹前，我在香港想念她，又没有通讯。那5年间我的生活极度抑郁 (depressed)，又怪我父母不准我见她 (但其实她也不会想见我)。我在房内不停写「讨厌」两字，有一天我妈居然在我的涂鸦上写着「何厌之有？」那更使我讨厌到无以复加。我很想说：『妈，那就是你呀！』但那样的话实在难以启齿。我还未解释：我自幼便觉得我妈畸恋我，感觉像那电影《Fatal attraction》(但我其实未看过它)。过了几天，我终於忍不住对她破口大骂，大意是指她不守妇道、我是我、她是她、我不是她占有的、等等。听我爸说，她那天晚上哭到不能止哭。

自幼，我爸不能驯服我妈，又对我妒忌，因琐事借故拿我出气。至少我相信是这样。而我爸做错了什么？难道他这生有出卖过任何人？.... huh?

但我妈的思想大概没有那么深，她只是说：『这世上人们互相利用，谁都是这样。』我也不认为她讲得不正确，只是有些浪漫的人不会说得那么露骨，

而我喜欢用客观的科学去分析一切。

有一次我们在外国旅行，和一些远亲吃饭，亲戚中有个丧了夫的寡妇，而我妈和她说笑，说什么『老公早点死掉还更开心。』而我爸坐在旁若无其事地吃饭、付钱。从小到大，我看见母亲都是这种态度。

有时期常叫我父母离婚，因觉得我爸受蒙骗，是一颗终会瞒不住的计时炸弹。但有一次争辩中他冲口而说：「我也有个情妇，她也叫 Anna (我妈叫 Anna)，你是不是想见见？」我顿时啼笑皆非，这实在太正常了。

在纽约，我在伯娘家的厨房偷看堂妹的笔记，发现她写了些少女情怀的诗，使我像着了魔那样好奇。晚上她放学回来，抢了笔记本然后对我破口大骂。那天晚上我回到大学宿舍，在床上哭了一晚，一面哭一面自慰了很多次，这生人都未试过那样。

后来，我想忘了她，继续亨利 8 世的计划，但我大概不会再那么爱一个女人了。

而我又想，那些偷看我的人，也应该受到同样的教训.... 如果真有其事的话。

## 7

### 打阿妈事件

入精神病院的直接原因，是因为打阿妈。话说我很讨厌妈妈买东西给我，例如衣物或日常用品，而她几乎从不买东西给弟弟。可能是因为弟弟很喜欢高品味的东西，而我比较不修边幅，我这辈子通常都是穿著别人买给我的衣服。其实是因为我注重环保，而明白到物理学上的物质和能量守恒，令我经常把世界看成是近乎零和游戏那样；这对於不懂科学的妈妈和弟弟可能很难理解。好不容易才把一件讨厌的衣服穿烂了，妈妈旋即买一件新的回来。又，因为我穿那些老土衣服穿厌了，开始把衣服反转来穿，而妈妈竟然买了一件款式是露出线缝在外的 T 恤给我，尺码又紧又不舒服。还有一次，我看到外国人的笑话，说「如果你....，你就是中国人」，其中一项是「你把牙膏用到像纸一样扁。」我觉得很好笑，於是故意把牙膏压得扁扁的。谁知妈妈买了一个用卷轴挤压牙膏的工具，还把它卷在我的牙膏上，摆在洗脸台前。世上有很多人不够衣服和日用品，而我眼白白看着这些物品浪

费，简直是折磨。我已经跟她解释了无数次<sup>1</sup>，包括那环保理论。

我发觉她根本不是关心我，而是在赌气，因为不想我追到漂亮又聪明的洋妞而变得性格乖戾。有一次我甚至中英文粗口并用来骂她买东西给我，她说：「噢，你讲粗口，我不跟你谈了....」然后她又承诺不再买东西给我。

我那时已经是成人，2009 年，38 岁，脸上长了第一根白须。和家人同住实在太多磨擦，所以妈妈决定给我买间房子。本来我想买便宜的，为了保存资金作人工智能的创业用途，但妈妈结果买了 3 倍贵的房子，也不用徵询我同意（尽管这投资现在看来是不错的）。我在看楼的时候发脾气骂她，而我爸说：「我就想到他一定会骂…」后来我们去买傢俬，我自己选了一张像钢琴形状的黑色桌子，而我从来不懂弹琴，所以那天心情特好。我用轻松的语调警告我妈「不用给我的房子添东西啊，我自己会买！」这样叮嘱了 3-4 次。

「热水壺呢？你一定要煲热水的。」

我说：「不要，我想自己选，我也喜欢购物。」

「小型的电焗炉。」

「不要。」

我还向她解释了为什么不用焗炉，因为高温焗东西会产生 AGE (advanced glycation end-products)，加速老化。姑勿论这健康理论正不正确，每个人有权管理自己的健康的，各位读者有没有异议？

记得是一天后（顶多是两天），我下楼看到妈妈已经把我的物品包扎好了准备搬家。妈妈在楼上，爸爸好像有第六感去了郊外散步或游泳。我心跳加

---

<sup>1</sup>虽然在数学上是有限次

速，用刀剖开纸皮箱，果然看到那两件东西。

回想起来，一个人买礼物送给我，就算她的动机多么可鄙，我也没有权打她。事发前我们已经找过社工来排解纷争，那时妈妈辩解说：「母亲爱儿子，有什么不妥？」、「我不爱你爸爱谁？」

其实那也是我想问的：「妳口口声声说不爱我爸，那妳不爱他爱谁？」

我觉得实情是她后悔以前畸恋我，现在和我斗气。

我拿起焗炉跑上楼，把它狠狠地摔在她房间的墙上，然后搥了她一下，又拿沙发椅子摔向她，并要她跪下来陪不是。之后我知道脾气暴躁的爸爸回来后必会导致命案，所以我拿了厨房的菜刀，反锁在自己睡房，用床堵塞门口，然后报警。

那些警员是父亲以前的同事，他们都想大事化小。众人都已归於平静，但我爸坚持要我到医院检查精神有没有问题。精神科医生要我住院一晚以便观察。他们和我谈的时候，我天真地想，不如借此机会请教他们我的 paranoia 问题——而的确，我很需要人帮助。但我得到的「帮助」完全不是那么回事……

自幼，不知是不是母亲的间接暗示，我常喜欢模仿疯癫的行径，母亲大概觉得那是有才华的表现，我也自觉很有意思。我的同学朋友也知道。想不到现在真的变了「疯子」，但我惊觉那不是闹着玩的，就像老鼠怕老鼠夹，那疯人院对我而言真的是 booby trap。



为了逃离疯人院，我迫於无奈，在探病时抓着妈妈的手说：「妈，我很疼你.... 快救我出来。」那就像「芝麻开门」那样有效。

出院后我和妈多了谈话，因为要定期覆诊，要「表现良好」。我搬进新屋，但不久之后妈妈送的礼物又再像恶梦般回来。先是 4 只凉衣架——我其实真的不够凉衣架用，但看到那些凉衣架真有欲哭无泪的感觉。终有一天，我会追到女朋友，逃离她的魔掌，绝不能被 4 只凉衣架搞到性无能。我向她解释：「新闻说有个痴情男子在餐厅铺满玫瑰向女子求婚，但也被拒绝了。若他每天送玫瑰，送十年，天天浪费时间和资源，那女孩也不想要，对社会也没贡献，这样做人有什么意思？我也接受了堂妹不喜欢我的事实……我现在连她在地球哪一洲也不知道。」我妈回答说：「不是的，你不知而已。」Huh？难道我堂妹还喜欢我？已经想了十几年，以为抛却在背后了，究竟还要想多久才有结论？

究竟我妈明知我不想要却坚持要送东西给我的动机是什么？如果她真的为我好，应不会这样吧？有时甚至怀疑她老人痴呆症，但她又否认。

我妈不喜欢吃太甜和冻的东西，我想最好每次见面在 7-11 买杯思乐冰 (Slurpee) 给她。那种东西在整个冬季有没有人按一下都成问题，但又见它不断在搅拌。

在美国时，有一次在堂妹家的后门等她回家，等到深夜，见她的车子开进来，被车头灯照得睁不开眼。我可怜兮兮地望着她，想博一点同情分。等她泊车，谁知她是在急速掉头，想避开我；在那很窄的空间，她驾车技巧的纯

熟令人诧异。人们常说女人驾车「姐手姐脚」，但她们发怒的时候比赛车手还凶。

我明白到，不想要的爱，是会令人感到极度烦厌的。有次我和堂妹在她家门口纠缠之际，我看见她的眼里也有泪光，但那跟我的眼泪是有着 180° 相反的意思：她觉得我可怜，但又不喜欢我，但又被我的苦苦纠缠弄得很痛苦。为什么被痴缠的人总有那么强的欲望去让痴缠者死心，好像不那样做不行？但每个月收些不想要的礼物，又真的会逼到人发疯。

我偶然看过 Tom Cruise 到中国做宣传，那些年青的中国女子，多得像人海那样，她们伸长了手臂在召唤偶像，泪流满面、歇斯底里地喊着。照上面的理论，那傢伙肯定定变性无能了（因为有那么多单恋他的女人）？但后来又想到，Tom Cruise 是自愿当明星的，那是双方自愿 (consensual) 的偶像—影迷关系。有天我也想在台上引吭高歌，听台下万千观众的欢呼....

妈喜欢看书和看电影，《红楼梦》、《罪与罚》、《飘》那些书她都从头到尾看过，又怎会是那么笨的人？她最喜欢的小说是 Jack London 的《海狼》。

在《知乎》网站上看到人们评论一则新闻，说有个无经验的大学小伙子，在女生宿舍楼下求爱，用洋烛摆了 I LOVE YOU 的字样，但那不领情的女生走下来用水盆把洋烛泼熄了，还用盘子扣在男生头上。类似这样求爱不遂的事件时有发生，我看人们在网上的评论，察觉到很多人是非不分，评论别人时什么离谱的话也说得出来。如果说那男的做错了，他做错了什么？如果他纯粹缺乏经验，那女生有什么权打他呢？这件事就和我打送礼物给我的妈妈一样，只不过男女角色互换了。但我觉得我妈明知我不喜欢她送

礼物却故意送给我，是在挑釁。而那男生也有可能明知女的已经婉拒了他，却仍然装蒜在跟她斗缠。

## 8

### 精神病院

在正式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候，有男护士要我签字同意治疗，我问他说如果不同意会怎样？他说就算不同意也会强迫入院，所以没有分别。后来我出院后到精神病人福利团体那里了解，其实我是有权不接受治疗的。那些精神科医生很想关病人入院，因为不这样的话他们没有生意，他们收入的来源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由美国的药厂赞助的。精神科药物为美国经济带来每年很多亿元的收入。他们找个低级的护士迫我签字，那样便毋须负责任。

医院里光怪陆离，像动物园，如果不是没有自由，那会是个很有趣的地方。有个来自大陆的年青人，他说「我妈不知给我喝了些什么汤，喝后会使周围的人知道我在想什么。」我说话开导了他一下，但那时我也自身难保。其实他的病和我的病一样，但我受过科学的教育，不会迷信，我的病以不违反科学的形式呈现出来。他整天听家人给他的收音机，学广东话。那令我想起，香港人普遍歧视大陆人，就像美国很多人歧视我们华人一样。我和他都感受到周围的人的敌意，产生了逼害臆想。

病友中还包括：

- 一个因前妻外遇而自杀过的中年人，要吃开心药。他很健谈，常对我们讲历史；
- 另一个因妻子不忠而拿了菜刀和她吵架的人；
- 一个读数学的大学毕业生，他幻听的声音常叫他做一些不明所以的事，例如丢掉某些东西；
- 一个中学高材生，用刀割过自己的手腕，拉起袖子让我看很多条刀痕。他说他当时像神志不清那样，不知为什么那样做。我和他下棋，输给了他。我向他解释神经末梢的原理（neuron、axon、dendrite、synapse 那些），建议他不要吃药，第二天他就不见了，不知是回家还是调到另一病房。
- 一个在便利店偷东西的人，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偷了几本杂志。吃了药的他手震得很厉害。
- 还有几个是「长期住客」，据说他们被困在细小的病房里有很多年之久。我们病房大约两间中学课室那么大的地方，这样被长期监禁着，是很不人道的。
- 一个在晚上会叫你「早晨」的人，但他其实也像正常人，只是很爱开玩笑。
- 还有一个不会说话，样子像怪兽、叫声也像怪兽的怪物。他有没有受医护人员虐待都很难说。

看过 YouTube 上外国女孩把自己在精神病院的片段登上去，我在想：怎么她们那地方像 Hotel California，而我们这里像 Iron Maiden？

覆诊的时候见过一个年青人，面色苍白，手震得很厉害，像那些心脏衰竭的老人。那是很典型的药物反应。我心想，他被药物弄成这样，必早死，就算将来减少剂量，他的寿命也会被弄短好几年。这些医生简直是在慢性杀人....

如果明白那些药的作用，根本没有人会肯吃。美国的药厂隐瞒事实，把「毒药」输送到亚洲，而亚洲的行政人员对他们唯命是从，毒害了无数的无辜的人（虽然在数学上是有限）。然而，美国或西方的没落，其规模之大可能还远远超过这样。

和那中学生下棋的时候，有个男护士走过来，看了几秒便对我说：「你在两步后会有危机。」我看不出来，甚至在他告诉我以后，我还要下两步棋，然后才发现对方马后炮。据说孙中山下棋也不高明，爱急攻，但忽略防守。但奇怪的是我下国际象棋时认真很多，虽不算是 master，但也攻守兼备而且很「靠谱」。我有个理论：在中学时那些喜欢国际象棋的同学，比较有国际视野，而喜欢中国象棋的人会倾向留在香港或中国发展。

## 9

### 发病的原因

1996 年我初到美国，心里像尼采所说的『这杯子将再度变空』，我要虚心学习，目标是要青出於蓝。我对美国人没有恶意，我要胸无城府那样接待他们，而且要为中国人争光，不要失礼。

很快地，我发觉我无论做什么，都好像变成了美国人的笑柄。我写了一封情信给堂妹，信封上画了我抱著她的画面，那幅画抄袭日本恐怖漫画的美女，她的头发像波斯湾里漆黑的石油涌进大海<sup>1</sup>。内容大意说：我来了，在 Long Island 的这间大学，我很挂念妳。但她见到我后似乎非常厌恶，好像我在她身旁很失礼她。

我穿的衣服、行为举止，都有点格格不入，而且年龄比普通学生大一点，觉得自己在课室里很惹人注意。而且很奇怪地，那些美国女生不断对我抛媚眼，她们 come-on 的大胆程度，即使我思想算很开放，也令我很惊讶。

---

<sup>1</sup>这个比喻是一个美国女作家的，忘了出处

我逐渐留意到一些巧合的事，例如我在宿舍房间内做的事，很奇怪地变成了教授开玩笑的话题。于是我怀疑有些学生在故意恶作剧搞我，因为美国大学常有恶搞新生的事件，而这传统在香港没有那么极端。

当我开始有被偷窥的想法之后，我做了一件（我自己觉得是）很惊人的事，就是我「将计就计」地把自己的私隐公开出去，目的是要向全世界揭发我认为是欺骗人的事。例如我觉得我堂妹在骗我感情，我妈欺骗我爸感情，还有美国的虚伪，他们假装和我开玩笑其实是想整我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会是帝国的终结者，我的成就终有一天会盖过他们。那是真的：我真的有那样的抱负。

我在美国写电邮给在香港的前度女友，和她报告我在美国的所见所闻，有时也哭诉堂妹如何令我心碎（我就是因为堂妹所以和前度分了手）。她没有到过美国，我说的故事令她很感兴趣。但我在写给她的电邮里，故意暴露很多真实的事和心底的话，而且尽量写得诚实，因为我知道我的偷窥者们一定会看得津津有味，这种真人的「演出」比所有电视那些经过彩排的假故事一定更吸引。而当他们将我的趣事一传十、十传百那样传开去，最后帝国的谎言就会像「国王的新衣」那样人尽皆知。

这个计划似乎很完美，可惜有个漏洞：就是我自己也无法肯定究竟有没有人在偷窥我。当我开始想验证的时候，我发觉这件事简直不可思议地无法验证。所有巧合的事，都可以解释成真人秀的存在，也可以解释成巧合。

有些逼害臆想症的男人老是怀疑自己的妻子红杏出墙，即使妻子很忠贞也是如此。但我质疑这究竟算不算是一种病？当然，如果妳就是妻子，妳当



然知道自己有没有和别人睡，但妳又怎能假设正在外面上班的丈夫知道妳私下做什么？如果他不知道，他就有怀疑的理由，这不是很科学的态度吗？而且这世上的确有很多红杏出墙的妻子，我在网上也和她们玩。

有了被人監視的想法令我在美国每天的生活仿如人间地狱。扭开电视，看到有科幻片叫《星际笨蛋》<sup>2</sup>，我以为他们在嘲笑我。无他，因为他们必须永远假装在开玩笑，否则便要面对老实地谈判。我初时常常觉得美国人的幽默很好笑，但越来越觉得他们笑里藏刀，是一种恶意地贬低别人的心理战术。

終於毕业，回到香港，我在行李箱内放了我以前写给前度女友的所有电邮（每次写完比较长的电邮就用学校的打印机印出来），那是重要的记忆，作为日后参考之用。我在香港待了约一年后，突然有一天怎样找也找不到那些信件。问我妈，她的表情天真得像个 13 岁小女孩，她说：『噢！我丢掉了。』

她不是蠢，而是占有欲很强，把儿子当做一件附属的东西。这不是她唯一一次想毁掉我的记忆；第二次是在精神病院里，如果我不机警，那些精神药已经令我变了傻子。

如果不是写这篇自传，我差点把这件事忘了。现在我很愤怒，我不是想打阿妈；我简直想杀了她。

我看过一本英国女人写的自传，她少女时被父亲性侵，他还约朋友到家里把她按在床上轮奸。后来她离家出走，找到了肯爱护她的男人。我自己也是

---

<sup>2</sup>Inter-galactic Idiot

个好色男人，有时喜欢扮 daddy 和女孩玩幻想的轮奸游戏，看到她这样厌恶父亲，不免感到有点「没趣」，但当然她是对的。也听说过有些父亲和女儿变成了情人关系，我觉得只要是双方自愿的，那样也没有什么不妥。

不时看到很多歌颂母爱的电影，令我非常厌恶，我觉得他们故意站在我妈那边。我妈假装她爱我，其实我要揭发的人，其中之一就是她。她假装骗我是为了我好，因为如果不骗我的话，美国那边会派人杀了我。但其实美国政府已经处于劣势，他们想为所欲为也有制肘。我妈和某些香港人、中国人，他们妒忌我计划的成功，故意将美国说成很强大，作为他们出卖中国人的借口，继续骗我。

## 10

### 和堂妹相似的人

最近事情又有了新发展：接近 100 岁的嬷嬷生日，我们一班亲戚在酒家吃饭。席间，冷不防表姊提起要打长途电话给堂妹们让她们道贺。我听错了以为她们又来了香港探亲，要上来酒家，突然间我的面容很可怕地扭曲起来，像是突然遇到多年不见的仇人，过了整整 3 秒才 regained composure。我觉得表姐们一定看见了，而她们都知道我和堂妹的瓜葛。我也很奇怪，明明觉得自己想通了，现在已经很释怀，和其他女人玩得很开心，但原来心理上还是留下了很可怕的阴影。

表姊们传递手机上的照片给我看，我看不到堂妹，但看见她新近结婚生下来的 BB。那婴儿房的布置，整间房间都铺满了老虎的毛毛玩具，俗不可耐。我暗付：『好彩当年追不到她。』过后又想起：她还是没变，还是像老虎那样凶，动不动就想打人。

又过了一两年，在网上居然发现了她的 Facebook，我看到她的老公是个白

人，样子端庄，还算给人好感吧。可是我看着他们来香港旅行的照片，怎样也感觉不到一丝快乐。我身边的新女友说：『他们看上去很快乐啊。』『是吗？』

又传来她儿子的相片，那小孩子一头金发，身上完全看不到一丁点中国人的特徵。我堂妹应该感到很欣慰了吧？

听亲戚们说，她很喜欢游泳、潜水。我怀疑她还记不记得起布殊喜欢打高尔夫球....？

回想起来，我堂妹很不喜欢说话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言语不通，她说的中文很有限，而我又很爱面子地不肯在她面前说英语。在纽约那段日子，我能够记得起她说的话，就只有一些单字，她就像个白痴那样只会说单字，但又好像想用那些单字来迂回曲折地暗示些什么。我们一起吃晚饭，她和我妈谈到在美国的商店买货品，凭单据可以无条件退钱或换货品（香港人会觉得很惊讶）。然后她突然煞有介事地说：『交换 欸！』用的发音有点偏差的广东话。在送我往机场的路上，她指著机场附近的人说：『噢，有那么多中国人！』我堂妹真是全球说话最拐弯抹角的人。

她姊姊说话比较直接：『你觉得我妹妹在 egg you on, right?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在出卖 你呀？』我被气得对她姊姊破口大骂，但她姊姊狰狞地说：『噢~~ 我们很害怕呀~~！』

其后我常常思量堂妹说的「交换」的意思。我在网上结识很多白人女孩，处在她们中间寻找堂妹的影子，但仍没有人和她太相似。直到我放弃了找白人女友，我开始约会一个中国女孩。我已经忘记了「交换」。

那中国女孩身材有点矮矮胖胖的，和我堂妹一样（也和我妈一样），但我初时没有联想起来。

我们在散步，地上有一块「小心地滑」的牌，她看了后侧著身轻轻地滑了几下，说是『小心地滑』。那姿势令我想起堂妹跳蹦蹦时也是这个模样。

在餐厅她点了红豆冰，她说她喜欢红豆，但不喜欢冰冻的东西。我突然记起我妈也喜欢红豆，她也不喜欢冰冻的东西....

我和她的关系急转直下，差不多为每件小事都意见不合。她做错了事从来不道歉，而且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。她说话很特别，在 5 分钟内可以前后矛盾。我记得 14 岁时的堂妹也是这样，令我感觉奇特，但我已记不起她当时说的什么话题。堂妹 14 岁时常常无情地批评我，我那时觉得她身体是个小女孩，心灵却是 1000 岁的精灵。现在面对这个「堂妹 2 号」，她虽然已经 27 岁了，我觉得她竟蠢得像 1000 年未用过脑那样。

我很喜欢村上春树的比喻：「一切都像描图纸那样错开了....」

好几次看到她在哭，因为我不喜欢她了。我的心隐约感受到记忆中很久以前的痛，因为她就是以前的我。我想对待她好一点，尽量做得和堂妹对待我不同一点，因为我要证明堂妹那样对我是错的。我很耐心地将一切解释给她听，甚至这份自传也是写给她看的<sup>1</sup>，但她说她不像我堂妹（她似乎无

---

<sup>1</sup>或者说想写给我将来会认识的所有女孩

论我说什么她也持相反意见)。我很愤怒，觉得她不可理喻，语言好像对她失去了效用。

我故意开导她，令她不再犯我当年犯的错误，但她就像一个考全 A 的女生，将所有功课交齐：我以前对堂妹所做的每一件卑劣的事，她像有只第三眼那样回赠给我，真令我感到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」。有一次我在纽约的唐人街买了一盒人参给她们，因为我觉得人参是中国特产，可以令堂妹想起我们本是同根生，而且我记得妈妈小时候对我说，有些人参生长得像人形，濒死的病人吃了也可以起死回生，令我觉得很神秘。我送了给她们，她姊姊对我说：『谢谢你啊，这人参含有 stimulant，吃了感觉精神很多。』其实她婉委的意思是说，不要迷信人参是神奇的药，它只是含有一些化学成份。

其实所有「初到贵境」的美国华侨，都要经历过这些学习，每年成千上万的新移民经历著同样的事，

我真的觉得呼吸困难。

我不想打她，因为我要做得比堂妹更好。但她的荒谬行径和说话，好几次令我想狠狠地掴她，想用尽全力地用腿将她撑开，让她飞撞到床外的电视机上。我最终没有打她，但已经愤怒得身体在发抖。我又想起来了.... 「有些女人就是喜欢将男人激到发怒....」

我反锁上门，在睡房里哭了....

「交换」是假的.... 她两次都不喜欢我....

我警惕自己，她们是两个不同的人，不应该混淆了，但感觉上真的像被同一个人抛弃了两次。

Mushroom cloud, Clark Gable. Book dedication.

mom and dad relation.

Hanasaki cannot help me / make me happy.

grandma's unlikable. Anna is an island.

(以下的几章是草稿，日后还会增补....)

11

爸爸

(...)



## 12

### 人工智能

这是较年轻时的 Ben Goertzel:



2008 年夏天, Ben 来香港谈生意, 我到机场接他, 这是我们首次见面<sup>1</sup>。据说 von Neumann 首次和制造 UNIVAC 那些工程师会面, 他们早已知道 von Neumann 是个天才, 估计他第一句话会是什么。果然他劈头第一句问的就是:『电子计算机的 architecture 是什么?』但我去到机场时忘记了这故事, 我对 Ben 说:『咦? 你的行李好少?』

---

<sup>1</sup>其实在网上自 2004 年起我们已经交谈了很久

Ben 问我：『你最喜欢的编程语言是哪个？』我答是 Lisp，你呢？他最喜欢的是 Haskell。

Ben 是 Ashkenazi Jew（那个生产最多诺贝尔奖的人种），他的某个曾曾祖父来自东欧（好像是 Romania），是个哲学家，研究过一种不是很正统的逻辑，然后几乎被世人遗忘了。我觉得 Ben 的理论风格也有些不很正统和怪诞的倾向。Ben 的父亲是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教授，他们住在巴西，Ben 年纪小时去了美国读书，23 岁便考到 PhD（数学），而我 33 岁才勉强大学毕业。

在音乐上我比较喜欢像 Prokofiev, Philip Glass 那些新古典主义者。我不太懂音乐，但我很喜欢和弦（harmony），觉得它很神秘，西洋音乐如果没有和声就不是西洋音乐了。Ben 很喜欢 Buckethead（一个 virtuoso 结他手，他技巧纯熟，但在极端情况下有时像噪音）。Ben 的理论风格也像他，而我则很注重简单和优美。

我、Ben、和 Dr 王培 三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logic-based AI 作为出发点，然后都不约而同地设计了 uncertainty logic。但我们谁都不肯用对方的 uncertainty 方案，我至今仍觉得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。但最近我的理论方向转移，这些 uncertainty logic 的争议我已不再觉得重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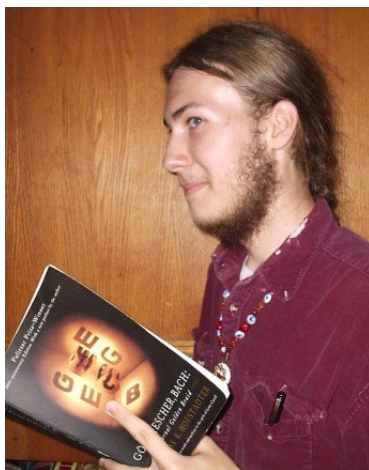
我从 Ben 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他带我见其他生意上的合作者，但后来有些重要的会谈他不让我参与，令我感觉被出卖了。

在他开的 AI 论坛上，我提出我们所有人用电脑记录每人的贡献，然后未来 AI 赚的钱根据每人的贡献量分配，但他们不肯。

在网上互相讨论时，他们对我的态度不友善，我投诉过也没有改善。AI 吸引很多有野心的人，但他们很多时表现得像不成熟的小孩子。例如有次我认识一个欧洲的新朋友，打算招徕他参加我的计划，但他却说：“I will be your worst enemy,” 而其实我想和他交朋友啊！

初时，我企图引用反歧视的法例，例如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ment，逼他们接受我，但他们说那并不是所有公司都一定要遵从的法律，而是自愿执行的。他们的不友善已经很明显，但我拿他们没有办法。

我那时很渴望有朋友和合作者（现在也是），所以我忍气吞声，没有和他们翻脸。有个 Abram Demski 比我年轻很多，但他的数学尤其是机率和数理逻辑方面很强，我也要向他学习。我和他还有几个朋友几乎天天讨论和合作，但后来我逼 Abram 出面和我同一阵线反对 racism，但他不认为有任何 racist 的现象。他请我为他写报读研究院的推荐信（因为我用过少量金钱聘他做事），但我威胁他如果不反对 racism 的话我就会在信中反映。他被我这样威胁很反感，取消了合作。我以大局为重，说了一些道歉的话，算是勉强挽救了我们朋友的关系，但其实我对他很失望。



Abram Demski

也可能是我经验不足，见到任何人有错失，便直接批评，令很多人憎恶我。

AI 是很美妙的科技，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神奇的，我深信它能为人类带来长生不老。而我自己很怕死，甚至是病态地怕死，我一定要通过这技术才能达成愿望。而那些人为了好大喜功，表现得很自私，令我对白人的敬畏之心荡然无存。

但我也必需说，像 Ben 和 Abram 他们，的确很无私地和我分享过很多知识。

我想 Ben 算是个很 charismatic 的人，经常能说服很多人给他投资。甚至香港的首富李泽楷，他的一个助手也曾给 Ben 的 AI 投资 US\$5M。这令我很惊讶，因为香港人通常不关心高科技（那时是 dot-com 时期）。他的人脉极广，他到过日本、韩国、大陆、美加、英国、欧洲、澳洲、南美、非洲等地，在这些地方发掘 AI 的人材和投资者。

我的数学不够专业，常被他们瞧不起。被他们排斥，到只剩下我一人，必需想个办法还击。我听说，必需攻击别人最弱的弱点，而 Ben 是数学 PhD，我却被学术界排斥在外，所以就数学吧，因为我一向很喜欢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疯狂行径。这几年来我不断在恶补数学，我发觉数学的确是很奇妙的东西。其实 Ben 已经在我面前多次提到过数学的好处，我应该多谢他。

## 13

### 种族主义

谈谈关于种族歧视 (racism) 的问题。有很多人似乎不明白什么叫种族歧视。如果一个中国女孩的 9 个男友都是白人，我们不能强制她第 10 个男友一定要是中国人。我们吃其他动物的肉，因为它们比人类蠢；因为我们可以这样 (“because we can”)。那么说，白人的餐馆不准黑人进场、在巴士上有不准黑人座的位子、分开黑人和白人喝的泉水机，那都是合理的？

纳粹德国逼害犹太人，使大量的犹太科学家移民到收容他们的美国，而 Manhattan project (制造原子弹的计划) 中几乎全是犹太的科学家。从此美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了互利的关系；美国人大概潜意识地相信，只要讨好犹太人便可以像二战时那样「胜利」。

讽刺的是，我遇见的两个美国犹太的 AI 研究者，他们都明显歧视和排斥我。时移世易，角色好像调换了。但在我不断责骂他们好几年后，最近他们态度好像收敛不少。

受过南北战争和二战洗礼的美国人，他们都很警惕不要踩到种族歧视的地雷。在美国电台错口说了”nigger” 这字都会被开除。但其实美国仍然是种族歧视的国家，每天都以种族为理由的战争在杀人。有些人甚至觉得种族歧视才是对的、跨种族的婚姻是错的，等等。

你可能会问，既然谈恋爱和结婚有自由，为什么人们不能「自由地」组织国家和企业，去排斥其他民族？但我个人觉得在商业上和政治上的种族主义是「错」的。

问题又回到毛泽东说的「无法无天」才是对的答案。意即：我们都有自由建立种族歧视的国家、开种族歧视的餐馆、等，关键是我们的「企业」要不断和别人竞争。国家也是企业，国与国也不断要打仗；所谓「经济就是和平时期的战争之延续 (peace is the continuation of war by other means)」。所以，曹操的诗结尾说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」(周公善待天下贤士)。因为打仗的人都知道「用人唯材 (meritocracy)」的重要性，而不是「用人唯亲 (nepotism)」。据说蒋介石就是那样失了民心。

## 结论：历史发展的规律

有时心灰意冷，为什么打这场种族解放战那么辛苦？Homer Simpson 说过：如果一件事太辛苦，通常不值得做的。会不会我的民族真的是狗民族？为什么那么多香港人热烈地想投向白人的怀抱，不觉羞耻？最近又看到电视上有香港人说：『就算你骂我是狗，我也不在意。』

有两种 racist 的人：racist 的白人是既得利益者，他们只需靠自己的血统便可以在竞争中获利。在商业上，如果白人受待遇较好、或取缔能力相当的人而被雇用，那就是种族歧视。第二类是那些很想做狗的中国人，不惜出卖自己的民族，因为他们已经痛苦到做不做狗都没有分别。但他们并非真的到了穷途末路；他们痛苦的原因是因为妒忌那些比他们早「变成人」的人，例如我。用数学公式表示：

我：堂妹 = 香港人：我。



但我们的民族不能永远为了妒忌而把别人拉下去，否则我们真的会变狗民族了。

现在的策略是：我会帮助中国人变有钱，但他们要帮我战胜那些 racists。不这样交易的话，实在不能动弹。

我已说过，堂妹并没有对我做过大逆不道的事；她完全可以拒绝我的。而我那时的伤痛，可能不是因为她，而是香港和美国文化之间存在的不平等的差异 (differential)。我们不过是漂浮在文明传播的波动方程 (wave equation of the dynamics of civilizations) 中的一些点。旧的帝国被新的帝国取代，在不公平的表面下有着绝对的公平。关于文化和技术的历史进程，可以看看 Jared Diamond 的书《Guns, germs and steel<sup>1</sup>》。

想说的大概就那么多，其余都是细节而已。

还有，我所讲的「世界 A 和世界 B」，其实差不多是同一个世界，亦即你和我活在其中的世界。疯人院外面和里面的人没有分别。我们每天都活在种族歧视之中、每天都互相出卖。假设我在真人骚里而懵然不知，也不会有人道破这谎言。他们只会对白人低着头「饶命啊大人」那个样子。你们就是那些演员。

圣经里，摩西想带以色列人走出埃及，但初时人们反对他，说什么「我们现在做奴隶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走？」在《Waiting for Godot<sup>2</sup>》剧里有人像只狗那样被人用绳索拖着四脚走动，主角想解开他反被他咬。据说

---

<sup>1</sup>(1997)

<sup>2</sup>等待果陀 (1953)

Che Guevara<sup>3</sup>帮助非洲人打游击战，被当地士兵的散漫态度弄到心力交瘁；Byron<sup>4</sup>也试图帮助希腊独立战争，因军队的士气低落而过劳致死。那个叫「耶稣」的人，也是在类似的情况下被人出卖而死的。还有太多这样的例子.... ( ? )

我常想起耶稣钉十字架时身旁的两个小偷，他们说『你既然是神的儿子，为什么落得和我们一样下场?』我的目的就是要不死。

---

§

---

( Experience with white girls online.... )

---

<sup>3</sup>(1928-1967)

<sup>4</sup>(1788-1824)

## Acknowledgments

( Apologize to relatives and friends.... )